

裹於褐色羊皮短靴中的腳一步一步地拾階而上，最終來到上端的平台後停下。

然後轉過身，面對著既熟悉卻又陌生至極的景象，白皙的面龐上有著一抹清晰可見的茫然。

「……這裡是……東京高專？」

♪

「哼哼～哼哼哼哼～」結束了一項長程任務的五條悟靠坐在高專醫護室的旋轉椅上哼著自編的怪異小調，修長的雙腿毫不客氣地跨到一旁空無一人的病床上，姿態囂張中帶著一絲說不出的合適。

——這有大部份的因素要歸功於那堪比模特兒的標準身材，與難得沒有戴上眼罩而完全露出的俊美容貌，才不至於讓那副吊兒郎當的模樣看上去過於流裡流氣。

一旁的高專校醫早已習慣他這自娛自樂的德性，完全無視於他的存在，專注於手中的治療報告上。

兩人就這麼維持著各做各事的場景好一會後，白髮青年驟然停下並不美妙的哼唱，嚥著唇看向一旁將他視若無物的同窗。

「呐～～～硝子，你不是說歌姬今天會來高專嗎？」

「我的確是這麼說過，所以怎麼了嗎？」家入硝子連一個眼神都沒有分給他，就這麼頭也不抬地反問道。

旋轉椅上的人縮回雙腿，扳著椅背旋轉了半圈，以反坐的方式將雙手隨意疊於椅背上，繼續嚥著淡粉色的唇不滿地嚷道：「既然如此那也該到了吧？雖然讓人家很忌妒，但歌姬她呀，來找硝子你的時候是絕對不會遲到任何一分鐘的！」

「畢竟我可是前輩最喜歡的後輩。」埋首於頁卷中的女子此時終於勉強分了點注意力給他，她手上動作不斷，但臉上表情卻充滿了得意，聲音中也頗有炫耀的意味。「和某個人渣不一樣，是最被前輩放在心上的。」

「嗯哼～硝子你今天特別毒舌耶。」嘴上雖是這麼說的，但對於家入硝子的言語攻擊，五條悟壓根沒有特別放在心上，他在旋轉椅上左右搖晃著，自顧自地唱起了自創的怪歌。「歌姬歌姬～歌姬歌姬你在哪～」

才剛起頭唱了兩句，他的聲音就戛然而止，原本漫不經心的表情微微收起，接著面上竟浮現了一絲少見的疑惑。

「……奇怪……是歌姬的咒力沒錯，但怎麼說呢，好像哪裡不太對勁……」

這句話讓家入硝子本來不停動作著的手跟著靜止，接著她側首露出思索的表情，好一會後點了點頭：「的確……是前輩咒力沒錯，但總覺得……有種令人懷念的感覺。」

「悟，你說該不會……」她一邊說著一邊望向五條悟，卻發現原本同窗所處的旋轉椅上空無一人，只餘留空蕩蕩的椅子在原地打著旋，以此說明在幾秒前確實曾有人坐於其上。

她注視著这一幕，緩緩揚了揚眉，片刻後，笑著搖了搖頭，而後擱下筆直起身來，雙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中，慢悠悠地伸了個懶腰。

♪

「……你說你是……誰？」

東京高專一年級二人組——虎杖悠仁及釘崎野薔薇——圍著位處於中央之人，臉上皆是一片彷彿聽到荒謬話語的懷疑神色。

而被他們用懷疑目光注視著的，正是那名位於包圍圈中央的少女。

漆黑如緞的髮紮成了微鬆的低雙辮垂落於肩，身穿巫女服及短跟靴的少女有著與二人組印象中的那名京都校教師相似度高達九成的樣貌，只是比起歷經過風風雨雨、積累了許多人生經歷而顯得成熟與穩重的教師，在他們面前的像是初初直面社會、尚未被打磨過而顯得青澀的十年前模樣。

怎麼看都覺得有血緣關係，但當二人組猜測她是那位教師的妹妹或親戚時，她卻說了——

「我是庵歌姬。」皺著眉、滿臉不解的少女一點也不像是在開玩笑地認真說道。「是二級咒術師……所以你們到底是誰？今年的一年級新生不是灰原和七海嗎？」

聞言，虎杖悠仁和釘崎野薔薇面面相覷，片刻後同時望回到等著他們回答的庵歌姬身上，由虎杖悠仁開口道：「……那個……那位灰原……先生，雖然我不知道是誰，不過七海先生的話……如果庵小姐提到的和我認識的那位是同一個人的話，七海先生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從高專畢業很久了喔。」

「……」

聽到他這麼說庵歌姬先是露出了因為太過震驚而以至於一瞬間大腦空白的表情，而後她倒抽了一口涼氣，像是意識到什麼似地，猛地扯住釘崎野薔薇的袖口，急匆匆地問道：「那個……請問現在是平成十八年嗎？」

這個問題讓虎杖悠仁以及釘崎野薔薇這兩名經過許多穿越時光題材的動畫、漫畫或者電影洗禮過的平成三十年年輕人瞬間理解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然，這放在現實裡顯得非常不現實，但縱使再怎麼難以置信，眼前的人也肯定是——

驀地，庵歌姬拉在釘崎野薔薇袖上的手被一隻白皙的大手輕輕拉開，在熟悉卻又顯得陌生的咒力蠻橫地闖入感知中時，一張比起記憶中更加成熟矍鑠的面龐出現在視野中。

她錯愕地瞪著滿臉笑意的白髮青年，只覺得那個經過時光淬煉的笑容比起自己印象中的要更加欠打了。

「哼～嗯。」沒有戴眼罩的五條悟彎低了身子打量著面前那張可以說是許久不見的面容，好一會後重新直起身，一邊摩挲著下頷，一邊露出連眼角都帶上戲謔的狡黠微笑。

「雖然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不過總而言之得先打招呼才行呢。」他鬆開了握住少女皓腕的手掌，接著俏皮地在空中揮了揮，對緊皺著眉的少女做出了打招呼的姿勢。

「好久不見呀，歌姬。啊，這裡應該要說是那個吧～」

——「好久不見，『十九歲的歌姬』。」

♪

庵歌姬坐在椅子上，被迫承受著面前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人們的注視。

「唔……不管怎麼檢查都沒有詛咒的痕跡呢。」對她做了全身檢查之後的家入硝子翹起包裹於深藍長褲中的雙腿，以感嘆而意外的語氣這麼說道。「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十二年前的前輩穿越時空來到這裡一樣。」

聽到她這麼說的庵歌姬腦中仍是一片混亂。

據眼前人所述，她目前所處的年代是平成三十年——也就是她原本所處年份的十二年後。

她記得自己明明正準備從家裡出發前往執行任務，卻在踏出家門時突然一陣暈眩，等到那股不適感退去時，自己已經來到這裡了。

十年後的咒術高專，和十年前雖然有那麼一點差別，不過並沒有改變太多——畢竟那些守舊派的老人一向不喜歡變化，所以她幾乎一眼就認出來自己身於何處。

在多方的驗證下，就算穿越時空這種事再怎麼令人難以置信，她也只能相信自己確實來到了十二年後的世界——她所熟識的後輩們都已經成年、並且成長得令人嘆為觀止的世界。

總之先不說五條悟那簡直畫風突變的性格。

她悄悄將面前韻味十足的棕髮女性上下打量了番。

二十八歲的家入硝子早已褪去女高中生時期的青澀，徹底轉變為一名女人，舉手投足間那股慵懶有種引人沉醉的誘惑力，就算同為女性，也很輕易地便被對方強烈的女性荷爾蒙所吸引。

冷不防，她打量的視線和一雙柔和的深褐色眼瞳撞個正著。

雖然不是做什麼虧心事，不過她仍反射性地紅了臉，下意識地抬手摩挲著垂落肩上的髮尾並轉開臉，卻在轉過頭後對上另一雙帶笑的眼。

與那雙美麗的藍瞳對上眼的瞬間，她臉色紅暈盡褪，反射性地露出嫌棄的表情。

「欸？！好過分！明明對硝子就不是這個表情！」得到她嫌棄臉的五條悟撇起嘴，一臉委屈地嚷嚷道，而後又成功收穫了她彷彿活見鬼一般的神情。

雖說高專眾人早就已經習慣他這副德性，但對十九歲的庵歌姬來說，她所熟識的五條悟是那個臭屁、輕狂、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的天之驕子，這種發表委屈的撒嬌行為根本不可能在他身上見到才對。

她甚至忍不住抬手捏了下臉確認自己真的不是在做夢——好吧，挺痛的，看來這確實是現實而不是夢，只能說十年的時間真的太過漫長，能夠把一個人改變得面目全非。

「……總覺得歌姬你在想著什麼很失禮的事喔。」五條悟帶了點涼意的聲音自前頭傳來，拉回了庵歌姬心神。

她眨了眨眼，將飄忽的心神收回，重新面對已經成長為成年男性的後輩，一時之間不知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作為回應。

畢竟自己雖然是五條悟的前輩，但「現在年齡段」的自己可是比對方還要小上許多，拿著前輩的身份做翹，怎麼想也不大合適。

但難不成她得尊稱一聲「五條先生」嗎？不要、絕對不要，絕對絕對絕對不要，光是想像這個稱呼從自己嘴裡蹦出來，就足夠令她雞皮疙瘩掉滿地了。

彷彿從她微微透出掙扎的表情中猜出她所思，五條悟輕聲一笑，彎起眉眼歪著頭，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溫和嗓音道：「歌姬很困擾要怎麼叫我對吧～人家啊，不介意歌姬稱呼我為五、條、老、師唷♥」

勾捲著語尾和刻意加入頓點的稱呼令少女雞皮疙瘩瞬間滿布周身。

「誰要叫你老師啊？！」這句話讓庵歌姬終於憋不住了，整個人頓時暴起，臉上的嫌惡怎麼也掩飾不了。「話說回來你這傢伙……你這傢伙當老師？！怎麼想都不合適吧！」

「啊，好過分，人家可是優良教師呢。」

然而五條悟這句委委屈屈的話語才剛出口，兩名學生就或直白或隱晦地替他拆台：

「大言不慚地說什麼啊，絕對稱得上是不良教師好吧？」

「五條老師……以咒術師來說確實是很優秀……」

這兩句話各自是誰說出的一目了然，也正面與側面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五條悟以一個老師而言，絕對是不及格、大概連最低分線的標準都構不到。

完全是在意料之內，庵歌姬心想。

雖然不知道那個目中無人的可惡後輩為什麼會成為這種完全不適合他的職業，不過顯而易見地，他並不是個稱職的教師。

「歌姬，你又露出那種在想著很失禮事情的表情了喔。」

耳邊再次傳來五條悟的聲音，不過庵歌姬依舊將之當成耳邊風繼續想著。

從他這兩名學生的反應就能看得出他這名「教師」當得有多麼地不適恰，畢竟一個打從在這個世界上睜開雙眼的瞬間就幾乎能做到任何事的傢伙，根本不適合作為傳授經驗的施予者，因為他不能理解「他人的不理解」。

……不過，如果以咒術師而言，他確實可以稱得上是最為優秀的存在，十二年後更加強大的五條悟，毫無疑問地應當是最強了吧。

雖然有些好奇，不過庵歌姬並沒有將這個問題問出口——原因無他，就是某種一點也不成熟的彥扭與意氣用事罷了。

「不過啊。」釘崎野薔薇歪著頭望著端正坐在椅子上的庵歌姬，不客氣地將她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幾番後，捏著下頷道。「真沒想到那位超有氣質的京都校教師，年輕的時候也很少女嘛～」

「欸？」意外入耳的名詞讓庵歌姬微愣，而在她愣住的這空檔，其他人的對話依然在繼續——

「前輩其實一直都很可愛喔。」家入硝子喝了口尚冒著白煙的咖啡，眉眼含笑地說道。「不論是十二年前還是十二年後……嗯。」

她一邊說著，一邊偏頭睇向庵歌姬。點綴著一滴墨色美人痣的眼角處波光流轉，盈盈笑波驟襲而來，明明眼前人應當是自己最為熟識的後輩，但庵歌姬仍被那一眼與滿含寵溺的話語撓了個大紅臉。

不得不說十二年後，成長為成年女性的家入硝子舉手投足間都有一股說不出的魅，就連那股略帶疲意的慵懶氛圍都成為了畫龍點睛的一筆濃彩，僅僅一眼便勾得人胸腔鼓動失序。

然而就在這時，一張昳麗的面龐毫無預警地橫插其中，截斷了這對年齡倒置的前後輩之間的莫名氛圍。

「硝子，不可以喔。」五條悟的臉擋在少女與同窗視線的交接處，後腦勺面對著少女，正面朝著同窗，臉上雖是笑著的，但那笑容卻散發出一股危險的氣息。

家入硝子微微眯起眼，指節在桌面上輕叩了幾下。

虎杖悠仁不理解發生了什麼事，困惑的視線在兩名教師之間來回張望；釘崎野薔薇大約理解到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她什麼也沒說，只是略表興奮地觀看這場面，臉上寫滿了大大的「打起來打起來」幾個字。

而身為風暴中心的庵歌姬，則是一臉根本沒有意識到發生什麼事情的純潔表情。

不過要說打起來顯然是不可能的，起碼家入硝子也就是點到為止。與五條悟對視了幾秒後，她執起馬克杯飲了口咖啡，而後垂下眼簾輕輕地笑了聲。

五條悟的回應是笑了一聲回去。

「……」雖然不理解現在究竟是什麼情況，不過庵歌姬本能地覺得應該要打斷，於是她斟酌著出聲開口道：「我說……」

兩雙眼在她開口的瞬間不約而同朝她望了過來，被已然成長為比自己年長的後輩們目光焦點的少女頓感壓力山大。

打斷他們本就是毫無徵兆的莫名感覺，以至於開口後她反而不知道要如何接下去。下意識地縮了下肩膀，她的目光在兩人身上打轉了圈後，於掠過家入硝子與記憶中有所出入的、空蕩蕩的手指時，突然意識到醫護室內並沒有煙味。

她略微訝異地抬了抬眉：「硝子，你戒菸了？」

「嗯？啊……」聞言，高專校醫瞥了眼自己空無一物的雙指，點了點頭承認道：「是啊，托了前輩的福喔。」

「欸？我嗎？」

「嗯哼，在前輩的建議之下試著戒了呢，今年是第五年。」

「……未來的我可真了不起。」庵歌姬由衷地發出了讚嘆。

她這可是毫無虛假的實話，畢竟在她所處的那個時代，仍在高專就讀的家入硝子可是已然會在夜蛾正道看不見的角落吞雲吐霧。

……對了……

想到夜蛾正道，她突然想起某個總是和兩名後輩形影不離的第三名後輩。既然那麼不適任的五條悟都成為了高專教師，另一名性格相較平和的後輩同樣擔任教師的可能性也相當大。於是她沒有多想地，隨口就問了出來：

「對了，夏油呢？五條都成為老師了，他該不會也是吧？」

這話一出，她立刻敏感地察覺到現場氣氛有一瞬間的凝滯。一年級二人組像是不認識她所說的「夏油」似地，雙雙露出疑惑的表情，而五條悟及家入硝子表情雖然沒有明顯變化，但卻有一瞬間讓她感覺到莫名的不自然。

那就彷彿是一個開關，一旦啟動，便會將她和這些成長為「大人」的後輩們之間的界線徹底拉起，原本還不那麼深刻與明顯的隔閡在這一刻清晰了起來。

但下一刻，就見到五條悟淡然地別開了眼，情緒毫無起伏地開口道：「傑啊，他去執行長期任務了。」

「……」家入硝子緩緩地啣了口咖啡。

「這次的任務期限可長的呢～根本就是趁機出門玩嘛，狡猾的傢伙，你說是吧，硝子？」五條悟的語氣恢復了原本的輕快俏皮，彷彿剛才那一瞬間的冷淡只是庵歌姬的錯覺。

然而家入硝子還沒開口，就聽到一旁的虎杖悠仁與釘崎野薔薇的交頭接耳：

「釘崎，『夏油』是誰啊？」

「大概是某個咒術師吧……我不認識。」

「欸？但聽起來和五條老師似乎挺熟的？」

「又不是每個咒術師我們都認識，二年級不就還有我們沒見過的傢伙嗎？」

從學生們的交談中可以推測得出，他們並不認識夏油傑，這其實沒有什麼好覺得奇怪的，畢竟就如同他們所說，不是每位咒術師都能夠熟識。

不過，庵歌姬總覺得有些奇怪。

說不上是哪裡不對勁，但就是覺得不大對勁。

大概是剛才五條悟與家入硝子那一瞬間不自然的停頓讓她隱隱約約察覺到，「夏油傑去執行長期任務」這一點恐怕不是事實，然而她這兩名曾經的後輩看上去並不想多談夏油傑的行蹤，從年輕時期就相當善解人意的少女也不針對這點深掘，順著五條悟的話接了下去：

「長期任務啊……的確，那傢伙比起五條你更有耐心，很適合這種拉長時間、需要忍耐力的任務……」

「……歌姬，總覺得你對人家的評價好像不太對勁耶～」

「……」

不管聽過多少次，庵歌姬還是對於五條悟那種比黏鼠板還要黏膩的說話方式感到惡寒。她悄然無息地搓了下手臂，把上頭的顆顆凸起撫平後，不再盯著青年，轉頭面對家入硝子。

「總而言之夏油目前不在高專就是了。」輕描淡寫地掠過五條悟半真半假、像是撒嬌一樣的抱怨，她做下了結論，不再於這個話題上繼續深究。

「對了。」她拍了拍身上的衣物後站起身，伸手指了指窗外的高專景色問道：「難得可以來到未來……我能看看現在的高專環境嗎？當然是以不影響到過去為前提的情況下……如果有哪裡不能去，再告訴我一聲。」

雖然她對於未來的世界與變動確實相當好奇，但也清楚不能因為自己的好奇而做出對過去有所影響的舉止。時間軸是以「因」與「果」相交扭轉而成的束線，就如同蝴蝶效應，其中一個點位錯亂，將會對整條時間線造成通盤影響，甚至產生不可預期的災難。

她自認只是個普通人——好吧，身為咒術師大概比普通人要特殊了點，但也就只是那麼一點，自然不打算成為像漫畫主角那樣，一步錯、步步錯後，必須試圖拯救世界或者成為大魔王般的存在。

兩名學生聞言，各自露出了八卦及躍躍欲試的神情——會有這樣的反應可怪不得他們，畢竟五條悟雖然和學生們相處愉快，但他們都能隱隱約約感受到老師與他們之間有著一條看不見的界線，這名青年教師從來不提及有關自己的事，就算被問及過往，也只是嘻嘻笑笑地打哈哈過去。

而似乎對於對方經歷有些了解的伏黑惠嘴比蚌殼還硬，壓根撬不開，至於其他大人也都是輕描淡寫地帶過。難得來了個五條悟年輕時期的見證者，當然得把握機會從對方口中問點最強咒術師少年時期的軼事才行。

不過就在虎杖悠仁自告奮勇地提出願意帶路前，五條悟便先一步開口道：「人家工作剛好告一段落～就勉為其難陪陪歌姬吧～」

「哈？！才不要！」聽到他的提議，庵歌姬第一個起身反對。「身為特級咒術師很忙的吧？去去去，去忙你的事，我可以自己來。」

那副趕小狗的嫌棄模樣令五條悟莞爾，他把玩著手裡的墨鏡，從容地微笑著否決了庵歌姬表示要自己行動的要求。「歌姬自己也說了吧？『在不影響過去為前提的情況下』……就算告訴你哪裡不能去，但不能保證會有遺漏之處。要是歌姬你一不小心走到了過去與未來相互影響的點……哎呀，一部由歌姬擔任主角、以穿越過去拯救未來為題材的電影就要火熱上映囉？」

「……」

不得不說五條悟確實很了解她，知道她在顧慮些什麼，所說的話簡直無從反駁。

「喔，悠仁和野薔薇也不行喔。」像是察覺到學生們蠢動的心思，五條悟又不急不徐地開口道。「姑且不論野薔薇，悠仁啊……這個年紀太危險了。」

「你又在打什麼啞謎？」莫名的形容詞讓少女不解地皺起了眉。

沒有意識到他那從學生時期就開始的心思的庵歌姬，以及對戀愛方面較為鈍感的虎杖悠仁並沒有明白他的意有所指，但釘崎野薔薇和家人硝子第一時間就聽出來了。

棕髮少女露出了難以言喻的表情，小聲地吐槽他明明長得這麼高大、心眼卻小到不可理喻，而家人硝子面不改色地繼續喝咖啡，似乎不大意外五條悟會有這樣的發言。

不過吐槽歸吐槽，當事人都已經說得這麼直白了，釘崎野薔薇也沒有不在乎氣氛到非得要擾人姻緣不可，於是乾脆地妥協了。

「喂，虎杖，走了。」她拍了拍似乎還打算說些什麼的同窗的肩。

「欸？走……走去哪？」本要據理力爭的虎杖悠仁沒想到她會這麼毫不留戀地放棄，表情頓時有些懵。還沒回過神來，就已經被少女扯著領子硬生生拖走，好一陣子後才聽到他從遠處傳來的「欸欸欸欸等等釘崎！」的喊叫聲。

「……」庵歌姬無語地盯著少年與少女離去的方向，耳邊甚至隱隱約約還聽得到「釘崎我要被勒死了」之類的話語。

好一會後，她才回過頭，卻被無預警猛然湊近的超大俊顏給嚇得一個戰術性後仰及爆出高分貝尖叫。「嗚哇啊啊啊啊啊！」

「好過分～居然叫得這麼慘烈～」五條悟伸手掏了掏耳朵，做出一副聽覺受到強大衝擊的模樣。「居然有辦法對著GLG這張臉發出那種叫聲，歌姬你簡直暴殄天物啊。」

「任誰轉過頭發現一張臉突然湊到自己面前都會嚇一跳吧？！話說GLG又是什麼啊？！God and damn嗎？！」

「……是Good looking guy唷，和歌姬你說的那三個英文單字除了一開始開頭是G之外，沒有一個是一樣的，你故意的嗎？」

五條悟將墨鏡掛回臉上，一邊抱怨庵歌姬的不解風情，不過少女根本不打算理會他，純當他在自言自語。

五條悟並沒有囿於她的冷淡反應，畢竟位處於同一時空的庵歌姬在這種時候的回應可是比十幾歲的她要冰冷得多了。

泰然自若地起身，他推了推鼻樑上的鏡框，接著微笑看向面色不善的少女，以拇指比了比醫護室外頭道：「走吧？畢竟不知道歌姬你什麼時候會回去嘛，要把握時間呦～」

少女聞言看了看明顯不打算介入的家入硝子，又看了看一臉肯定她絕對會乖乖跟上去的白髮青年……

……然後乖乖起身跟上去。

雖然很不甘心，但由現況看來，最適合擔任她的「導遊」的人選，目前確實只有五條悟了。

畢竟在這種陌生的異時空裡，由知根知底的人帶領才是最好的。七海、夏油目前人都不在學校，硝子看起來只打算看戲，夜蛾老師不知道還在不在學校裡，怎麼算都只剩五條悟這個唯一的選擇。

去除掉個人情緒，客觀地綜評後，她似乎也不得不接受和五條悟同行這個選擇。

她抿了抿唇，拉了拉衣服上的皺摺，面對著白髮青年自信滿滿的笑容，彆扭地說了句「那就麻煩你了」。

「嗯～嗯，一開始這樣不就好了嘛～」五條悟用彷彿和不聽話的孩子說話的語氣般說道。

「……少囉嗦。」庵歌姬的回應是一個不怎麼莊重的白眼。

兩人一前一後地出了醫護室，青年在前，少女在後，還時不時地你來我往兩句，這莫名溫馨的場景令旁人看了都忍不住莞爾。

直到聽不到、看不到那兩人的聲音及身影後，家入硝子才放下馬克杯，抬起眼望向理應空無一人的門外。

表情淡然地像是在等著誰。

好一會後，從那裡傳來了能以沉穩來形容的低沉嗓音：「您不阻止嗎？那位可是五條先生。」

家入硝子聞言彎了彎唇，微微一笑道：「沒有這個必要。就算她也是歌姬前輩，但十年前和十年後既是同一個人，也是不同的人，悟他自己也相當明白。」

門外的聲音在這句話後暫時沉默了下，幾秒後，傳來了細微的腳步聲，高大的身影自外頭走入——金髮、常態性的白西裝、不苟言笑甚至稱得上冷淡的面容，是應當不在學校裡的七海建人。

家入硝子雙腿交疊，雙手同樣交叉置於膝上，彎起眉眼對走入的青年道：「話說回來，你不也是嗎？還特意隱藏咒力氣息……不過這大概只能瞞過還是二級咒術師的前輩及那幾個孩子，悟是不可能沒察覺到的。」

「這樣就夠了。」拉過一邊的椅子坐下，七海建人一邊回應。「我可一點也不想被捲入那兩個人之間的事……會很麻煩，從十幾年前開始就是這樣。」

「還真冷淡啊。」

「這句話我要原封不動還給還坐在這裡的您。」

高專校醫無聲地笑了笑，表示自己的不置可否，七海建人則盯著牆面，神色淡淡地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好一會後，後者才又開口道：「庵前輩她……問起夏油前輩了嗎？」

這個問題讓家入硝子挑起了眉，同時唇角的微笑也稍稍收了起來。「還真是問了個犀利的問題啊。」

「抱歉。」嘴上說著抱歉，不過七海建人臉上並沒有太多表達抱歉的意思，從他的態度看來，他大抵是抱著有沒有得到答案都無所謂的心態，不過就是隨口一問罷了。

畢竟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那名和他們背道而馳的最惡詛咒師早非什麼不能提起的話題。人總是要前進，一味困囿於過去的人，除了滿懷令人難以理解的悲春傷秋外，到底什麼也不剩。

家入硝子看上去也不怎麼在意他的提問，面上並沒有流露一絲半點感到為難的痕跡。她的目光飄向窗外，思緒彷彿拐過了轉角，隨著離去的前輩身影，悠悠晃晃地回到曾經的青蔥歲月。

好一會後，她才收回視線，對七海建人微微一笑：「的確問了，不過，也就只是這樣罷了。」

金髮青年立刻會意到她的意思——問了，察覺到不對勁了，但因為性格的緣故，所以沒有繼續追問下去。

實在太好理解的結果讓他挑了挑眉。

「……庵前輩這個人，不論十年前和十年後，性格裡優點那部分倒是都沒有改變過。」他淡淡地說了句於他而言堪稱讚美的評論，隨即語氣一轉，原本還有一點溫度的聲音中瞬間只剩下涼寒：「和某位越活越倒退的男性截然不同。」

「嗯……悟也有成長的地方啦，大概。」

話音落下，青年與校醫一時相對無語。

並不是針對五條悟那隨著時間成長後越發幼稚的性格，而是兩人的思緒由於塵封回憶之蓋的掀起，在瞬時的霎那之間回到那段歡笑滿盈的蔥蘢歲月。

那段有五條悟、有庵歌姬、有家入硝子、有七海建人……以及夏油傑與灰原雄的高專記憶。

♪

高專的建築物型態與十年前並無差別。

在普遍都是教室大樓的一般高校中，於守舊派主導的高專內，校舍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平房，雖然偶有幾棟矗立的樓宇，但不論是建物形式或是建材選擇，都充滿舊日古都的氣息。

「怎麼樣？完全沒有變化對吧～」走在前方的五條悟像是察覺身後人內心所想似地，回過身來，手腳大張、動作誇張地在原地轉了一圈，活像個喜劇演員。「因為那些老人家不喜歡變化嘛～其實人家也覺得改建成教室大樓不錯呀～雖然學生很少！嘿嘿！」

「……」

庵歌姬對於他的自娛自樂有種接不上話且難以回應的感覺。

「在自己那個年代」的五條悟雖然也很鬧，但相較之下，眼前的五條悟顯得難纏得多了。那比起過去更加捉摸不定的輕佻，看不出真正心思的微笑，相較那個直接把「我就是最強的」直接寫在臉上的少年，都讓她覺得相當棘手。

……真不知道這個時候的自己是怎麼和對方相處的。

「嗯？歌姬，你怎麼不說話？你該不會在想，『哎呀五條老師怎麼變得這麼帥，帥到人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這種事吧？」一邊模仿著庵歌姬說話——實際上根本不像——一邊扭著身體做出害羞模樣的五條悟雙手捧著頰側，做出了令人難以直視的「嬌羞」姿態說道。「討厭，歌姬你這樣人家會害羞的～」

「……你到底是怎麼在我一言不發的情況下，自己腦補出一個世界的？」庵歌姬傻眼地看著不斷扭動腰部與臀部，做出令人覺得不適姿勢的青年，只覺得自己的腳已經自動生出了想要往對方身軀踹下的衝動。

她開始佩服這個時代的自己了，居然能夠忍受這種傢伙……不等等，這個時代的自己不就是未來的自己嗎？所以這是自己接下來必須面對的現實嗎？！

雖然知道現實是殘酷的，但至少還是得把褲子給穿上吧？

大概是她的心思全寫在臉上，本來扭動著的五條悟停了下來，雙手叉腰抿著唇，做作地掐著嗓音問道：「歌姬，你是不是又在想什麼對人家很失禮的事？」

「我覺得這都得歸功於你自己。」庵歌姬收起思緒，頗感無語地吐槽他。

白髮青年聞言噘了噘唇，那嘴唇高度翹得可以吊上三斤豬肉，不管看幾次，他這副矯揉造作的姿態總是讓庵歌姬難以適應——還不如踐上天的臭屁小鬼樣呢。

她默默地將目光移到周圍和自己應屬的那個年份幾乎沒有太大差距的建築物上，假裝認真地在研究木門上的刻紋。

不過五條悟怎麼可能讓她無視自己。

「歌姬歌姬你看～」他不知道從哪裡撿來了一大叢連枝的葉子放在下巴處，然後彎著身子假裝佝僂。「很像京都校的老爺子吧～」

「……」此刻的庵歌姬真是恨不得自己生了雙沒看過五條悟這模樣的眼睛。

京都校的樂巖寺老師——不要問她為什麼看得出來，她絕對不會承認五條悟這模樣確實有點相似——她記得在她穿越過來前，京都校和東京校同樣都要換代校長了，據說人選就是樂巖寺老師。

不過話又說回來，夜蛾老師當時是東京校接任校長人選呼聲最高的一名，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如願以償當上校長了……

……知道這一點應該不會對未來產生明顯的變化吧？

於是她再次將目光移到正在模仿樂巖寺嘉伸走路模樣的五條悟身上，好奇地問道：「對了，五條，老師……夜蛾老師現在是校長了嗎？」

「嗯？人家這麼一個大帥哥就在歌姬你面前，你問的居然是夜蛾校長嗎？」五條悟聞言又嘟著唇假聲假氣地抱怨，不過抱怨中已經把夜蛾正道此刻的身份給暴露出來了。「對啦～夜蛾校長現在是校長喔，不過還是成天搗鼓著自己的咒骸……啊，說到這個。」

白髮青年打了個響指，扔下那叢樹葉後，轉向了操場的方向。「得介紹幾個人給歌姬你認識才行呢！」

「？」庵歌姬不明覺厲，不過還是跟在一臉興致勃勃的他身後，往操場的方向走去。

繞過了幾棟校舍，兩人很快地就抵達了目的地。

青綠色的草皮與磚紅的PU跑道，高專的操場和她記憶中的別無二致，不過校舍都沒有太大差別了，操場毫無變化似乎也在預料之中。

而且操場樣式也沒什麼花樣能玩就是了。

她抬眼望過去。操場中央鮮綠的草地上，幾名穿著方便活動裝束的少年少女及……呃，熊貓？？？正站在那交談著，察覺到他們接近時，像是反射性地抬手打了招呼，不過在看清楚她的模樣後，一個個露出驚訝的表情。

「喂……是庵老師沒錯……吧？」束著高馬尾的少女沉默了片刻後，語帶遲疑地問道。

「鮭魚？」另一名穿著高領外套、將嘴唇部分全都遮起來的少年同樣遲疑地說出了意義不明的單詞。

她記得名門狗卷家的家傳術式似乎是言靈，為了避免說出話語成為詛咒，繼承術式的人大多會有一套自創的詞彙用語……

她打量著眼前的少年，不大確定地想道。

……所以這個人應該是狗卷家的……沒錯吧？

而另外一隻熊貓，是塞在布偶裝裡的人呢？但從咒力流動的感覺似乎是……

「悟，你終於還是忍不住對庵老師下手了嗎？！」

就在她兀自思索著，二人一熊貓中已經開始朝五條悟搭話了。

而且反應出乎意料地激烈，而最為激烈的就是熊貓了。

他(?)用跳著芭蕾舞的姿態轉著圈過來——看到這副反人類的模樣，庵歌姬強烈懷疑是五條悟親傳——轉到了五條悟身邊後，搭著他的肩說道。「雖然知道悟你忍很久了，但故意把人弄失憶，又把人家打扮成高專時候的樣子，沒必要沒必要啊。」

「……啊。」高馬尾少女像是理解了什麼似地，面上的疑惑轉為鄙視，她身旁的少年也是在身前比了個大叉，並加上了一句大概是反對意思的「木魚花」。

庵歌姬不明所以，但庵歌姬決定順應大眾——同樣用鄙視的眼神看向五條悟。

「……歌姬你那個眼神……你真的知道這幾個孩子在說什麼嗎？」五條悟冷靜地反問她。

庵歌姬聞言，用沈靜且睿智的眼神看著他——就算不知道那些學生在說什麼，但人總是要順應潮流嘛，她也不過是跟隨人潮動向罷了。

面對她的眼神，五條悟深感無奈地嘆了口氣並撓了撓頭。「真是的，雖然你們對老師產生奇怪的誤會，但老師我啊可是一～～點都不介意唷！」

說著，他又重整旗鼓，振作起精神，單腳微屈，雙手平舉向前，擺出了個搞笑藝人要介紹來賓時的怪異姿態。「好！讓我們重新來一次！鏘鏘！這位就是來自十二年前的歌姬唷！很神奇對吧！」

然而，學生們並沒有如他所料地露出或驚訝或吃驚的表情，而是面色凝重地聚在一塊，用整個操場都聽得到的音量竊竊私語著：

「喂，那個人渣教師甚至幫自己的系列取了名字耶。」

「以後該不會還有十年前的歌姬、八年前的歌姬……以此類推的系列吧？」

「木魚花！木魚花！」

「……」方才五條悟有多麼意氣風發，此刻背影就有多麼蕭瑟。他苦著臉收起搞笑藝人般的姿勢，雙手環胸嘟著嘴抱怨道：「太～過～份～了！你們到底對你們的大帥哥五條老師有什麼誤會呀？怎麼可以人家看成那種會時間暫停的人呢！」

「嗚哇，真希，悟還考慮過時間暫停耶。」

「人渣。」

「鮭魚鮭魚！」

「……你們再繼續這樣，老師真的要哭了唷？歌姬，你也說點什麼吧？」

根本聽不懂這群人在打什麼啞謎的庵歌姬被點名後，聳了聳肩表示自己作壁上觀。

當事人之一袖手旁觀，五條悟只好苦著臉努力和學生解釋這曲折離奇——但並不——的故事。

總而言之，在一連串的誤會——或者該說是刻意誤會——之後，二年級三人組總算是接受了「眼前的庵歌姬確實是十二年前穿越而來」的設定。

禪院真希和狗卷棘基於禮貌還是保持著一段距離站著，不過自來熟的熊貓已經相當自來熟地靠近了庵歌姬。

還莫名地一臉少女心——明明是個像布偶裝一樣的東西，不知道為什麼，庵歌姬竟然在他（？）臉上看到了類似粉紅紅暈這樣的東西。

「歌姬歌姬！」熊貓神秘兮兮地說道。「你知道悟從高專的時候就開始唔唔唔唔唔唔！」

關鍵的部分被眼明手快的五條悟一把捂住嘴後而拖開而遭到打斷，熊貓揮舞著粗胖的四肢，努力地朝同窗們發出求救訊號，不過被禪院真希完全無視，狗卷棘則一臉無措地在兩名同窗之間來回張望。

「真——是的。」五條悟微笑著從熊貓肩膀後方探出頭，鬆開了捂著對方嘴部的手後，改由翹著蓮花指以食指輕戳著熊貓的臉頰。「這張嘴真是不乖巧呢～不如把它縫起來好了？別擔心～人家會很、溫、柔、的、喔❤️」

他的語氣雖然又嬌又甜，但其中的威脅意味卻幾乎要字裡行間滿溢而出。和五條悟相識時間相較其他人是數倍之久的熊貓登時明白了，自己已經一腳踩在對方的底線上，要是繼續說下去，即使他是夜蛾正道製作的咒骸、又是五條悟的學生，但嘴被縫上這件事，以五條悟的瘋性，是絕對下得了手的。

身為識時務的熊貓，他當然會識時務地閉嘴，畢竟他可還想要自己這張嘴呢！

「？」看不懂他們互動的庵歌姬一臉困惑，目光在彷彿於無聲中逕自交流好並達成共識的一人一熊貓之間交互徘徊。

雖然對於五條悟的過去並不清楚，不過大致上知道他情感歷程的禪院真希與狗卷棘同樣默不作聲，各自當個作壁上觀的旁觀者。

成功打住熊貓大嘴巴的五條悟清了清嗓後，重新擺回原本那副不正經的散漫模樣，將戳著熊貓臉頰的手轉了半弧，搭在對方的肩膀上。

「歌姬歌姬，這孩子是人家剛剛說要跟你介紹的其中一個唷！」他輕輕地拍了拍熊貓的肩膀，滿臉燦笑地介紹著：「這是熊貓，是夜蛾校長製作的咒骸，不過是突然變異型～所以不是布偶裝，裡頭沒有人喔！好奇的話要不要把頭拿下來看看呀？」

「……不需要，拜託別。」庵歌姬冷漠地拒絕了他的超級餒主意。

被直白拒絕了的五條悟「欸～」了一聲，聲音中有種莫名覺得可惜的意味。不過不管他覺不覺得可惜，都與庵歌姬毫無關聯，她將目光移到熊貓身上，眼底有著掩飾不住的濃烈好奇。

當然了，不是好奇裡頭到底有沒有人而考慮五條悟的鬼主意，而是單純對於擁有感情的咒骸產生一絲探索的興趣。

畢竟在她的年代裡，夜蛾正道雖然是首屈一指的傀儡術師，不過可沒有製作過擁有感情、彷彿人類似的咒骸。

……夜蛾老師果然很厲害啊。

她在內心欽佩地想道。

「還有還有，歌姬你可別忽略其他人唷！」五條悟又忙不迭地放開搭在熊貓肩上的手，用芭蕾舞般的姿態轉圈到另外兩名學生身邊，再次擺出搞笑藝人的介紹來賓模樣。「這位是禪院真希，不過因為她討厭自己的姓氏，所以叫她真希就好，另外這位是狗卷棘，你可以叫他小棘——啊不不，《現在》的歌姬請好好稱呼他狗卷同學。」

「……除了五條你，誰會隨便叫別人的名字啊。」庵歌姬吐槽了他後，又和二年級三人……二人一咒骸打了招呼。

不過……姑且不論熊貓，她怎麼都覺得少年與少女看著她的表情和眼神古古怪怪的。

她無法用言語好好形容，只能憑自己感覺認知，除了「怪」之外，她無法用其他形容詞準確地描述兩人的模樣。

不過五條悟彷彿沒有察覺到學生們外溢的情緒，介紹完現場三名二年級生後接著又說道：「其實二年級還有個孩子喔，不過因為執行任務，目前人不在國內，這次歌姬你應該是遇不到了。」

「唔，憂太不在高專真是可惜了。」熊貓聞言點了點頭，語氣頗為唏噓地說道。「畢竟他只在照片裡看過高專時期的歌姬嘛。」

「照片？」庵歌姬隨口一問，猜想大概是家入硝子那裡保存的兩人合影。

她和硝子確實有不少兩人合照，大概是某個時候在閒聊時，硝子拿給這些學生看過吧。

「嗯，是悟……」差點說溜嘴的熊貓趕緊打住，不過所幸庵歌姬並沒有聽清楚他脫口而出的名字，才避免了熊貓被縫上嘴的悲慘下場。

熊貓擦了擦頰邊不存在的汗滴，在五條悟燦爛笑顏的注視下，心有餘悸地改了說詞：「是硝子啦，硝子，之間我們二年級組和歌姬你……我說的是十二年後的歌姬，一起去硝子家裡吃火鍋的時候，硝子拿給我們看過。」

幸好不論是「悟」或是「硝子」，都是S開頭，這硬轉的話語聽上去才不那麼突兀。

庵歌姬沒有任何懷疑地點了點頭表示理解。

為了避免這嘴堪比漏風的牆的熊貓再語出驚人，五條悟以「校園還沒逛完」為由打斷了談話，和二年級組道了別後，便把庵歌姬從這顆不定時炸彈的身邊帶離。

直到看不見兩人的身影後，禪院真希才轉過頭，對身旁的一人一熊貓說道：「.....確實沒有看到詛咒的影子，你們那邊怎麼樣？」

「唔.....難不成真的是穿越時空來的嗎？」熊貓的語氣中有著少見的遲疑。「這種漫畫裡才見得到的事真的會發生在日常生活裡啊？」

「鮭魚鮭魚。」

「誰知道呢。」

禪院真希伸了個懶腰後，提起練習用長棍，招了招手示意同窗們繼續因為五條悟與庵歌姬的出現而暫時被打斷的練習。

熊貓雖然仍一副有些在意五條悟那邊情況的模樣，不過更多的情緒基礎大概是源自於不太重要的八卦心理，所以很快地他便將這份情緒拋諸腦後，被禪院真希拉著重新投入練習。

♪

庵歌姬跟在五條悟身後，心思慢慢地從方才見到的三名卻仍身上抽離。

不過隨後，就聽到前方的青年以邀功似的語氣說：「怎麼樣怎麼樣，人家的學生們都很優秀吧？」

「的確.....看起來都不錯。」庵歌姬下意識地回應了句後，隨即又板起臉補上一句：「不過是學生們自個很優秀，和你肯定沒什麼關係。」

「好過分，人家好歹也是一年級的班導師唷。」

「.....釘崎和虎杖沒有走上歪路真是太好了。」聽到這句話的庵歌姬由衷地發出讚頌上蒼的感嘆。

兩人你來我往得正酣然，全然沒有注意到遠處一抹人影正朝他們的方向走來。

身形頎長的黑髮少年有著違反地心引力的海膽造型髮型，雖然生得白皙清秀，但略顯得冷漠的表情給人一種不好親近的感覺——不過如果詢問他的同窗虎杖悠仁和釘崎野薔薇，兩人肯定會異口同聲地說伏黑只是臉臭加害羞、這種會讓本人狂翻白眼的敘述。

他從遠處走近，最初並沒有對身著巫女服的人有任何反應。然而隨著距離拉近，他看清了背對著自己的對方那許久不見的髮型時，臉上神情從冷漠漸漸地轉為古怪。

「啊，惠惠醬！」注意到他的五條悟興奮地朝他招了招手。「快來快來，人家跟你介紹一個人～」

伏黑惠當然聽到他的話了，不過全然沒有看向他，注意力自始至終都停留在背對自己的人身上。

而在庵歌姬因為五條悟的話語跟著轉過身、他終於能看清對方的容貌時，他的表情瞬間從古怪徹底轉變為不敢置信。

維持著臉上的表情，他看向了五條悟。

「？」白髮青年對於他那實在稱不上友善的表情回以友善的疑問。

「五條老師……」沉默了幾秒後，伏黑惠用大概是因為很難啟齒所以有些遲疑的語氣開口了。「……你終於還是對庵老師下手了嗎？」

「……？」五條悟的笑容裡凝聚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黑髮少年看了看因為自己的發言而困惑的庵歌姬，艱難地嚥了口唾沫後，盡量用不指責的語氣委婉地指出問題點：「雖然你確實對庵老師……但故意把人弄失憶，又把人家打扮成高專時候的樣子，會不會太過分了？」

「……為什麼惠惠醬你說出來的話和二年級的孩子們一模一樣？套好的嗎？」五條悟聞言沉默了秒後，誇張地嘆了口氣，再次開口的聲音多有埋怨：「真是的，你們這些孩子到底是用什麼眼神看老師的呀？」

伏黑惠沒有說話。

不過庵歌姬依稀從他的眼神、表情中讀出了「笨蛋」、「變態」、「人渣」這幾個似乎因為少許的對師長的禮儀而沒有說出口的詞彙。

於是她滿臉關懷地看向了五條悟。「……老師教得好？」

「……是這些孩子們自己學壞了。」五條悟斬釘截鐵。

她不以為然地挑了挑眉，難得可以看到五條悟吃驚的樣子簡直令她心情愉悅——雖然是十二年後。

因為被逗得很樂，所以這一次她主動開口自我介紹：「初次見面你好，我是庵歌姬沒錯，不過不是……同學你認識的那一位，正確地來說，我是十二年前的庵歌姬。」

她想稱呼對方，不過話到一半猛然意識到自己根本不知道對方的姓氏——「惠惠醬」這種不正經的名稱她根本不考慮，只能在話中留下一段突兀的空白。

不過伏黑惠不怎麼介意就是了，畢竟那段話中有更令他在意的詞彙。

「十二年前」——他如果沒聽錯、沒理解錯的話，眼前的庵歌姬可能是穿越時空而來的存在。

他的腦子在最短的時間裡思考、排除一切的不可能，最後導向了一個唯一的可能性。

他再次看向五條悟。「五條老師，這是你給喪失記憶的庵老師加上的設定嗎？」

「……所以說你們這些孩子到底怎麼看老師我的？」五條悟的笑容裡終於在這句話後出現了巨大的裂痕。

——於是又花上了好一段時間，五條悟總算在庵歌姬看好戲的眼神下，說服了伏黑惠相信眼前確實是十二年前的庵歌姬。

「……庵老師這是一不小心中了什麼詛咒或是術式，所以才會……穿越時空嗎？」勉強接受了五條悟說法的伏黑惠捏著下頷打量庵歌姬，喃喃自語道。

眼前的人對他而言不算陌生，當然不是因為她是和五條悟關係緊密的京都校老師，這個「眼前的人」的定義指的是「十二年前的庵歌姬」。

畢竟他在小學的時候，監護人就被迫掛上了五條悟的名字，時不時得接受來自不良咒術師的騷擾，也因此見過不少次和五條悟一同前來的家入硝子和庵歌姬。

所以他對於庵歌姬這副模樣可是相當熟悉。

「唔……我沒什麼印象，但最後的記憶是要去執行任務。」庵歌姬苦惱地皺起了眉。她確實思考過關於這一點的可能性，但不管怎麼深掘自己的記憶，都想不起自己曾在穿越之前遇過詛咒或是其他咒術師。

最後只能將一切歸咎於神奇的超自然現象了。

「對了，說起來，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嘮嗑了那麼久，庵歌姬這才想起自己對於眼前人，除了五條悟那詭異的暱稱「惠惠醬」，其他以外的訊息半點都沒有。

伏黑惠聞言，露出了也像是突然想起這件事的表情，瞄了眼少女身後的白髮青年後，斟酌著字句道：「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紹。如果是十二年前……庵老師您應該還不認識我，我是伏黑惠，五條老師姑且算是我的監護人。」

在庵歌姬以「五條你居然有這麼大的孩子？！」的震驚眼神看向五條悟前，白髮青年搶先一步開口道：「是收養的唷，歌姬你別總是在奇怪的地方做奇怪的聯想。」

「……我才沒有。」黑髮少女鄭重否認，絕不承認自己確實有一瞬間想得遠了。

雖然因為墨鏡的緣故看不到五條悟的眼神，但那張正對著她的臉還是讓她心裡微微地產生了心虛感。她故作鎮定地別開眼，在目光接觸到伏黑惠時，突然意識到一件事。

眼前的少年——伏黑惠剛才說，「如果是十二年前」，這句話聽起來實在很難令人不多想。

畢竟如果他是在高專入學後，因為進入咒術界而與她有所交集，理論上來說應該會像禪院真希及熊貓他們一樣，直接地自我介紹，而不會特意提及「如果是幾年前」這種話。

……會特意提到年份的意思是……

「……難道說我所在的年份不久後，我就會認識伏黑你嗎？」她下意識地脫口而出。

然而還沒等到伏黑惠的回答，五條悟就率先一步伸手捂住少年微張的唇，接著以聽不出明顯情緒的聲音，燦笑著對庵歌姬說道：「不行喔歌姬，這個問題已經『越過界』了。」

庵歌姬立刻懂了五條悟的意思。

自己所問的問題，其答案若是讓身為過去存在的她得知，極有可能會擾亂整條時間軸。就算她不會因為得知未來而試圖改變，但也難保未來不會因為被她得知而產生變化。

不論是好的未來或是是壞的發展，不論是她或是五條悟，都有著絕對不能對現況造成一絲一毫改動的共識。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問了。」於是她非常從善如流地收回了疑惑，同時示意五條悟趕緊將伏黑惠放開——五條悟這個捂嘴的手法非常粗糙，不僅捂住了少年的嘴，連帶鼻子也一起壓住，而如今掙扎著想要呼吸新鮮空氣的伏黑惠臉色已經由紅開始轉成紫了。

被庵歌姬示意後，五條悟探頭看了看臉色已經開始發紫的伏黑惠，隨即鬆開手後拍了拍少年的肩，以一副慈父般的語氣說道：「真是的，惠惠醬你的修行還不夠，怎麼可以這麼容易就憋不住氣呢？」

「……」大口深呼吸的少年面無表情地豎起了食指。

要不是知道打不過，他肯定會給那張漂亮的臉一拳。

因為伏黑惠還必須去報告任務成果，三人又隨意聊了一陣後，他便先行離去，剩下的兩人則繼續他們的逛大街之旅。

不過十二年前和十二年後的高專基本上沒有太多變化，除了一些建築物有明顯的修繕痕跡外，打底的基礎格局完全沒有改變。

……還真是一群將「守舊」貫徹且實行徹底的老人家。

雖然不像五條悟那麼無禮，不過庵歌姬還是在看到除了修繕痕跡而沒有任何改變的校園環境後，忍不住在心裡腹誹著。

不過當她看著轉角處一台款式新穎的自動販賣機時，又忍不住想……這些自動販賣機該不會就是守舊派們的底線吧？

「嗯？怎麼了？歌姬你肚子餓了嗎？」注意到她的視線停留在自動販賣機上，五條悟大概是誤會——又或者是故意誤會——她的意思，語帶揶揄地問了這麼一句。

自顧自地說完後，也不等庵歌姬的回應，他就逕自走到自動販賣機邊，撫著下頷盯著上頭貼著印有「new！」字樣貼紙的新品瞧。

「這什麼這什麼？我看看……南洋風味汽水？喝起來會讓你產生一瞬間置身熱帶島嶼般的絕讚口味？全身酥酥麻麻的唷～哼，看起來是歌姬會喜歡的東西呢～」

「誰會喜歡那種一聽就不是什麼正常口味的飲料啊？！」

「好～就決定讓歌姬喝這個吧～」

「我才不要！」

顯然五條悟完全將庵歌姬的話當作耳邊風，自顧自地說完又自顧自地掏出錢包，在庵歌姬阻止前投入硬幣並按下飲料展示罐下方的按鈕。

「碰噠」一聲，是被選擇的飲料落入下方商品拾取槽的聲音。五條悟彎身拾起了罐子後，動作看似相當隨意、卻又精準地將之扔往庵歌姬的方向。

「歌姬～接好了唷！」

「說了我不要……喂！」

雖然內心是拒絕那什麼南洋風味汽水的，但看到東西朝自己的方向被扔了過來，庵歌姬還是下意識地伸手將之接住。

手上傳來的觸感很明顯與汽水罐截然不同，她愣了一秒後，垂首看向手裡的東西，發現那是比手掌大一點的寶特瓶，包裹瓶身的塑膠紙上頭除了印著大大的「茶」外，左下方還特別標注了「無加糖」。

「……」她頓時明白自己被耍了。

而始作俑者正愉快地從商品拾取槽拿出他剛才看中的南洋風味汽水，指尖勾住易開罐拉環後，「啪」地一聲將之拉起。

庵歌姬陰惻惻地瞪著他，還真想試試看自己這瓶清茶砸到對方頭上，是不是也會發出「啪」的一聲清響。

察覺到她視線的五條悟側過頭，對她甜甜一笑：「怎麼了歌姬？這麼盯著人家看……啊，難道你真的想喝汽水嗎？早說嘛，人家……」

「我才不想！」

庵歌姬惱怒地扭開瓶蓋，「咕嘟嘟」地將瓶內的茶水一飲而盡。一口氣喝掉後，還因為一下子裝了太多東西進胃裡，發出了一聲飽嗝——雖然被她在氣體闖出喉間的最後一刻奮力壓下聲音，不過因為四周太過安靜，這個聲音還是清楚地傳入五條悟耳中。

但白髮青年少見地沒有出言揶揄，只是握著汽水罐，微笑著注視著正把瓶蓋擰緊的少女。

墨鏡後的蒼色眼瞳注視著紮著低雙辮的少女，在不透光鏡片的遮掩下，眼底有著懷念、回憶的緬懷情緒，然而獨獨沒有面對心上人時應該有的眷戀。

將空了的寶特瓶扔進一旁的垃圾桶裡，庵歌姬拍了拍手，重新將目光放到了五條悟身上。

雖然看不到青年的眼神，但對方的笑容讓她產生一種彷彿在透過自己緬懷著什麼的眼神……她不期然想起「據說外出執行的夏油傑」，以及「一年級生們不認識的灰原雄」，心裡莫名地打了個突。

然後她意識到了不對勁。

五條悟和夏油傑，兩人的感情有多好，她可是一直看在眼裡，如果……夏油傑一直擔任高專的術師，而五條悟又身為一年級的班導，他所教導的班級可能會不認識班導的摯友嗎？

想起那名總是將「強者必須保護弱者」掛在嘴邊的少年，她突然有了一種不祥的猜測。

但這個猜測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地就被她強迫從腦海中抹除。

不能問、不能確認，她有強烈的預感，一旦她知道了夏油傑、灰原雄真正的去處，將會是對此時此刻的未來一個相當關鍵的改變點。

她不想改變未來……即使未來殘破不堪，但改變了一件事，勢必會連動地造成其他區塊的變動，沒有人能保證未來會不會因此而崩潰，所謂的蝴蝶效應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她嚥下了疑惑，轉而將目光落到五條悟手中的汽水罐上。

從五條悟搖晃著瓶身的動作間傳出的液體碰撞聲響，可以判斷出裡頭仍有不少飲料，她挑了挑眉，不以為然地問道：「還沒喝完？你打算帶著走嗎？」

「嗯？」被 Cue 的五條悟搖了搖手中還有超過一半液體罐子，露出森白的齒貝笑道：「人家喝的是汽水，才沒辦法像歌姬你一樣一口氣喝完呢，會打嗝很大聲的。」

「……」庵歌姬覺得自己有被內涵到。

明明她已經盡量壓低聲音了！居然還是被這人給聽到了！

被明裡暗裡地暗示了的少女虎著臉坐到一邊的長椅上，雙手環胸瞪著白髮青年，臉上神色寫滿了「快喝！」幾個大字。

五條悟在她充滿催促意味的注視下，略感好笑地把汽水喝得一乾二淨，末了還不客氣地打了個大嗝，惱得少女直想上前往他脛骨端上幾腳。

將空罐以完美的拋物線扔進垃圾桶後，他並沒有示意庵歌姬繼續前進，而是在少女即將起身時，大步上前來到長椅邊，一言不發地坐至她身側。

「？」庵歌姬注視著他的動作，臉上有著明顯的疑惑，不過還是跟著重新坐了下來。「……不繼續走嗎？」

五條悟沒有回答她的問題，而是反向丟出了疑問。

他問：「歌姬，你覺得現在的高專怎麼樣？」

意外的問題讓庵歌姬微微一愣。她先是抬頭看了看天空，又望了望校舍的方向，躊躇了一會後，緩緩開口道：「我覺得……挺好的。」

「哼～嗯。」五條悟的反應聽上去相當不以為然。

不理會他的捉摸不定，庵歌姬偏頭想了想後，又開口道：「硝子在這裡，七海也是，還有成為老師的夜蛾校長、有趣的學生們，從高專認識到現在的朋友們……勉強多算上五條你，難道不好嗎？」

她沒有提到特別夏油傑和灰原雄，或許已經猜到他們不在咒術高專，或許……但再多的或許與猜測，她都沒有將之訴諸於口，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讓所有未知的必然靜靜深埋在歷史的洪流中。

五條悟也許意識到了這一點，但他也沒有將之提出，而是在聽了庵歌姬的話後，將目光焦點由本來望著的天空移到身旁的少女身上。

「……明明環境沒有任何變化？」

「雖然這點讓人很遺憾，不過……」少女抿了抿唇，轉頭與他墨鏡後的眼四目相對，以帶著一點笑意的認真口吻道：「重要的是人，不是嗎？」

對權力的嚮往大概是每種生物的天性。就如同公獅會相互撕咬只為了成為群體中的王，只是人類對於權利的慾望因為文明發展而遠遠超越單純的生物本能，生活在陽光下的人們尚且如此，活躍於黑暗中的咒術師更是深受其支配。

盤踞於咒術界深處的根早已腐爛，吸附於根部的人們早已忘卻初衷，沉溺於過往的榮達顯貴，因而害怕失去，恐懼變化，妄圖將所有變數掌握在手中。

所以咒術高專的環境沒有任何改變，不單單只是那十年如一日的舊時建物之景，還有瀰漫其中的封閉氛圍。

「十二年啊……」少女微微向後，靠著椅背，目光彷彿穿透時空，回到自己理應所屬的時代。「畢竟是以人類的平均年齡而言，不算太短的時間，足夠發生很多事了，就連五條你……也和我認識的『五條悟』有著很大的差別。」

「我不知道大家在這段時間裡經歷了什麼，畢竟是『我』不曾度過的時間。但是我想，就算是十二年後的我，也一定會這麼說的。」

那一瞬間，三十一歲的庵歌姬，與十九歲的庵歌姬，在青年眼底重合在一塊了。

「只要身邊仍有值得珍惜的人在，不就足夠了嗎？」

詛咒帶來不幸，帶來破碎與痛苦，然而諷刺的是，誕生出詛咒的卻是人心。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著鮮明的喜怒哀樂、貪癡嗔怒，所以只要人類存在，詛咒便不會消失。

只要這個世界依然是由人類主導，詛咒就不會消失，甚至隨著時間的變化千變萬化。

但咒術師的生存環境一成不變。

上頭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勾心鬥角，下頭的人為了保護文明社會，一個接著一個地投身死亡。

所以到最後，珍惜著同伴的夏油傑轉身離去，踏上了不歸的路途，在灰原雄死亡後的一段不短的時間裡，七海建人也拋下了身為咒術師的自己，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名普通人。

十二年的時間，不論是誰都經歷了太多，所有人在痛苦中成長，在悲傷中淬煉，最終蛻變為與曾經的自己不同的自己。

五條悟厭煩著從未改變過的咒術界，厭煩那些樂呵著踩著咒術師們的屍山血海、享受著虛偽繁榮的腐敗蛆蟲，所以他成為了自己曾經未從考慮過的教師，試圖從根部顛覆這棵幾乎要蛀空了的老樹。

他厭煩一成不變的咒術界。

卻也偶爾還是會慶幸著，有些人、有些事，自始至終從未改變。

他彎了彎唇，露出了微笑。

不是平時那種輕佻的、揶揄的笑容，而是帶了些遺憾、卻又釋然的微笑。

注視著那個笑容，庵歌姬心裡驀地泛起一股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的心情。

有些酸、有些澀、有些……不忍。

眼前這名、不，或者該說記憶中那個情感鮮明、自大狂妄的人，那個老是惹她氣得跳腳的大笨蛋，一點也不適合這種彷彿歷經春秋、走到盡頭後回首，望見曾經照耀自己的那盞燈仍在身後晃動光影的表情。

她咬了咬唇。

少女知道所謂的蝴蝶效應、清楚所謂的環環相扣的時間連結，然而即使如此，她還是在那股說不清的情緒催動下，張口問道：「五條，夏油他——」

然後。

就像是俗套的故事中，一陣風猛地颳來。

並不是烈風，卻將青年啟唇說出的話語颳進了風中。

庵歌姬抬手撥開被吹到眼前的額髮，皺著眉抬高了音量反問：「五條，你說什——」

——話音未落，少女的身軀散作光點，隨著無聲的風被帶往遙遠的彼方。

時間不容許改變，未來不允許變化，所以或許偶然、或許必然來到這個時空的少女，被因果定律帶回了過去。

五條悟微笑著回過頭，注視著前方空無一人、毫無特點的日常光景。此刻長椅上只剩下他一個人，似乎方才仍存在的少女身影就像是一場他做過的美夢。

幾秒後，微沉的溫暖物體靠到他肩上，隨同而來的是平穩清淺的呼吸聲。

他沒有回頭，只是繼續注視著前方，唇畔的笑意卻微微加深了。

「——歡迎回來，歌姬。」

他對著身旁緊閉著雙眼、尚未清醒的黑髮女子說道。

♪

「……姬，歌——姬！」

趴在桌上的少女眉睫輕顫，而後在宛如魔音般穿腦的聲音中，緩緩地睜開了眼。

入目的是少年昳麗的容貌。

看到她睜眼，少年維持著蹲在她桌邊的姿勢，不正經地歪著唇笑了笑：「歌姬，大白天的你也能睡著啊～」

「……」她眨了眨眼，勉強把仍處在一片混沌的思緒中拉了些許出來，這才想起自己似乎和二年級組約好了要一起外出吃飯。

不過因為剛執行完任務有點累，想著稍微瞌一下，就這麼睡過頭了。

「你自己還不是常常上課睡覺。」她坐起身，慢條斯理地伸了個懶腰，不忘回嘴道。「對了，硝子呢？怎麼會是你在這裡？」

「硝子和傑被夜蛾老師抓去幫忙整理文件了，所以就由我來找歌姬啦～」少年解釋了同窗們的去向後，又補上一句：「卻沒想到優秀好學生歌姬居然在做白日夢～」

「……你好煩啊。」

庵歌姬略帶疲意地回嘴著，卻也因為五條悟的話語，忍不住回憶自己方才做的夢。

卻發現一點支離的碎片都想不起來。

但畢竟是夢而已，她也沒打算細想，反正想不起夢境也是常有的事。

……不過，總覺得。

她轉頭望向外頭染上暮色的雲片，在少年吱吱喳喳的背景音中想著。

……好像是個，還不錯的夢。

〈完〉